

65041

:6



易象正
乾六



易象正卷之七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三三三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

恒。

正曰。木來從火。順以與內。內明而外巽。言不過物。行不過恒。家道之成。則必繇此也。夫家道成。虧其悉。在婦人乎。乾治外。而同於野。巽向內。而宿於家。故非不相得。不相得。則變也。家人相得。相得則順也。故曰。家人利女貞。而治家之道備矣。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故言有物。行有恒。風火之象也。君子仁覆。不私其家。以顧復心。施於天下。及其究也。以雷雨作解。

初九

家人之漸

家人利女貞。

漸女歸吉。利貞。

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正曰。閑有家。則自女歸而始矣。必敬必戒。古人之命也。魯公問於仲尼曰。晁而親迎。不已重乎。仲尼曰。夫婦之義。以承宗祀。以續祖妣。何為其重也。莊公娶於齊。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慶非之。哀姜且至。公命大夫宗婦覲。皆用幣。宗展辭焉。夫匠慶與宗展。則猶知所閑家也。春秋之於夫人。出入必謹。書焉。桓莊之世。夫人如齊。與歸。自齊。是不一見也。而魯之卿士宗祝。尤有執其說者。曹劌之論。觀社。則猶未及此也。夫姬任姜姒。波瀾所漸。亦遂難反也。平。齊詩十有一篇。南山敞筍。載驅猗嗟。則皆魯風也。以魯風而著於齊。明乎女歸之漸於齊也。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非

故業也。齊社而魯往觀之。非先王之訓。夫舍先王之訓。與公侯之業。而欲以開其家。不已難乎。

六二 家人之小畜

家人利女貞。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正曰。中饋有事。不雨而小畜。夫其有蘋蘩之薦乎。古者公侯夫人。與於賓祭。詩曰。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又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故舍中饋。无復遂事也。周之

衰也。用舍予奪。皆謀於婦人。十月之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宰。伊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艷妻。煽方處。是則卿士而下。皆煽之方艷者也。故風自火出。饋者以饋。煽者以煽。君子之所致謹也。瞻仰之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又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故蠶織之與中饋。適相佐也。為君子而不可通於詩之義者。必有女甌。蓋謂是歟。

九三 家人之益

家人利女貞。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曰春秋滅國三十有六其起於嘻嘻吝蓋十有四五矣公父文伯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母曰魯其亡乎以子備官而未之間耶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庶皆朝夕其職業而後即安王后親織元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纒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亡先人之業况有惰心其何以避辟故如公父伯之母則可謂不失家節者矣

六四 家人之

家人利女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正曰小畜者中饋之事同人者蠶織之事也古者天子耕於籍田王后蠶於公宮是家人之同人也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故先期而戒事及期而陳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及稷徧戒百姓命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稷三之司空四之

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是同人之道也。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賚其饗。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其是富家之謂一。卽以富天下。何不可之有。

九五

家人之賁

家人利女貞。

賁亨。小利有攸往。

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曰。家人之賁。賁不飾也。君子居處。假於妻子。則假於鬼神。假於父母昆弟。則假於

王者師相矣。質而不吝。素而不僿。雖光玄黃之觀。又何恤焉。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儻民用僭。忒。故家人之賁。王者之所愛也。內人无儀。外人无容。而後其志通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而後其教行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王者之假家。與鬼神之格人。其致一也。

上九

家人之既濟

家人利女貞。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正曰。家人之既濟是不可以已乎。曰。何可以已也。患生於所忽。駢起於所曠。君子之敬其妻子婢僕。皆如其始至焉。故濟家之道。雖十世。猶若有未濟也。敬姜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文伯卒。戒其羣妾。從禮而靜。故既濟之終亂。家人之大誠也。家人女貞。則无有不貞者矣。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夫治家人。而有師政乎。亦曰反身而已。反身而威。百度以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反身之謂也。反身終吉。何亂之有。戒其終亂而得終吉。非思患豫防。何以得此乎。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正曰。同而異。睽。度之義也。水火相互。以辨內治。癸在於內。丁在於外。同異相濟。以和庶事。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凶作。天子之明。下謀於庶人。以庶人之智。上參於龜筮。五味相濟。必有得其大和者矣。而致聽也。同異致聽。譬於火澤。星辰水鑑。雖遠未失。及其究也。略於爭辨。曰反身修德。

初九

睽之未濟

睽小事吉。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正曰。睽之未濟。則猶未有喪也。鹽梅醯醬。於人何忌。存之則為理。執之則為執。理執相競。愛惡乃興。故朝有變色之言。則室有操戈之釁矣。夫以異同為愛惡。變色而求者。猶建旆而逐亡馬也。君子不辟惡人。不尋危言。戒其不濟。而存其所以濟者。異同在於先。符契執於後。雖有惡人。莫之或仇也。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蓋謂此歟。

九二

睽之噬嗑

睽小事吉。

噬嗑亨。利用獄。

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正曰。道至於噬嗑而慎矣。慎其小事。以至於大事。異同好惡。无有分畛。小人愛其明。君子諒其誠。故于門于庭于野。則猶有所避之也。遇主于巷。則无所避之也。亦各致其情實焉已矣。或曰。君子之有詭遇也。伊尹負俎。膠鬲載盟。甯戚飯牛。百里粥羊。夫君子亦何詭遇之有乎。金滕納誥。通於風雷。姜里行權。施於彛教。君子亦何詭遇之有乎。詩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異同相遇。亦斷於誠敬焉止矣。

六三

睽之大有

睽。小事吉。

大有。元亨。

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正曰。睽而大有。是猶未得合也。噬嗑則得合。大有則不得合。何也。曰。睽外也。大有眾也。睽而用眾。則猶未可用也。甲冑明於遠。口舌動於內。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夫必以揚善遏惡。順天休命。則是有者。終取之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故始異而終同。先違而後合。人事也。則亦天道也。曳掣之凶。雖古人或離之。君子則亦何憂乎。

九四

睽之損

睽小事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一簋可用享。

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正曰。獨往之論。不可持也。孤行之事。不可為也。有信於一人。則眾或從之。非理之附權。亦其道宜然也。以睽而用損。用者不鉅。孚者甚宏。忿欲既除。渺論獨存。夫世而无元夫。則已矣。世而有元夫。則必以是為未孤也。詩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其道在李札之於晏嬰。晏嬰之於叔嚮。叔嚮之於子產。子產之於韓

六五

睽之履也。起

睽小事吉。

履虎尾。不啞人亨。

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正曰。五之與二。則亦互相取也。五若遇主。二若噬膚。剛柔之制。則亦互為用也。睽而履虎。下有危言。上有危權。噬膚之慶。何為乎。夫必有所遇之矣。君子持論。不已忤時。持氣。不已忤物。持身。不已忤眾。不幸而遇。猛鷲。則猶免於搏噬也。幸而值明主。則厥

宗之契也。委蛇隨人。以異為同。則君子不能也。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聖人之採芻蕘亦自昔而然矣。厥宗噬膚。又何咎乎。

上九

睽之歸妹

睽小事吉。

歸妹。征凶。无攸利。

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正曰。上九則猶有應也。而謂之孤。何也。應不當位者也。應不當位。羣疑媾生異同之

來。鬼豕商羊。曳輿。擗牛。何足以方之乎。故歸妹者。女怨之宗也。睽者。嫉妬之事也。君子以異同之身立。嫉妬之路。其得免於天。則者。幾何。以為事窮而理合。孚久而疑亡。張弧說孤。往或遇雨焉耳。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亦謂是歸妹也。以媾疑寇。苟信其為媾。以劑眾口。以襄國是。則亦何異。同之有乎。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是睽之歸妹之謂也。家人睽。二陰之卦也。從於北政。自咸恒至。晉夷為差。則北政又為始矣。家人睽之有。兩濟損益。漸歸。是北政之令也。從此而下。皆南。北參倚為令。序卦傳曰。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垂。故受之以睽。何言之厲也。曰。是猶在中孚之交也。劉裕。物。受命纔三年。癸亥。為景平元年。義符踐

祚不克負荷。義真北歸。元改其德。徐羨之傳亮謝晦等。遂行廢立。并殺義真。及義隆踐祚。乃殺徐傳。討謝晦於江陵。是時北魏亦有令主。河南相持。不失尺寸。而再有劉斌范曄之事。撲滅清晏。幾三十年。猶且坦懷含哺。以餌梟獍。使指墜玉几。軀橫齋閣。家人之傷。何以過焉。武陵王既起。討劭殺濟。義宣滅質。亦旋踵誅夷。孝建大明之間。差為无事。于業昏淫。囚執諸父。湘東朝升。晉安夕曠。子助既除之後。乃大殺宗室。武帝二十八子。當年俱盡。及於同產兄弟。亦用殄絕。嗚呼。人皆能裁弟。不能裁子。而亦有劭濟之變。興於元嘉。皆為江東之亂。在諸王。不在口。羯而亦有零陵赤紙。發於從容。是則乖傷之事。不盡家人之咎也。亮倍既弑。汝陰復徙。蕭道成无桓。溫之略。劉裕之勲。徒以王敬則褚彥回。刀筆陸梁。坐奸天位。方是時。魏太武興於中原。編紀法度。頗有華風。南侵不遂。荼毒青徐。歸而聽讒殺子。斃於宗閣。是在王辰。皆在家人之中。交逆劭奮刃之先。一歲也。其後孝文之立。已十二載。太后馮氏。猶利稱制。手毒其子。以擁幼孤。家道之窮。於茲而極。夫索口亦應易象乎。曰。猶是天下也。山河兩戒。蒼生繫命。為之主者。星物應之。天地閉否。豈辨種姓乎。然則元嘉之誅徐傳。黜義康。不殺子劭。義平。曰。義也。傅亮謝晦。置君如碁。已取佐命於晉室之裔。又欲成博陸之業。誰當安之。義康不出。劉斌王履之徒。終為亂階。至若巫蠱事發。武帝終念戾據之事。踏踏屏人。不為不密。而潘妃一言。墜及四體。故威如之吉。聖人之所深戒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
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
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正曰。蹇者。睽之用卦也。睽而之蹇。分政南
北。女睽於內。男蹇於外。蓋自下經而淳氣
且散矣。又何其多故也。蹇者。東北之卦也。
睽者。西南之卦也。舍蹇而睽。亦未為吉也。
大人齊其德。不齊其遇。夷險利鈍。何擇焉。
反身修德。曰不失吾正云耳。故蹇之為道。
六爻皆吉也。智皆長於患難。德皆敗於安
樂。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不則。有愆。是周公之訓也。故蹇者
君子所不避也。蹇之與睽。其象相繼。舍人
求已。雖不忤眾。及其究也。亦有同異。

初六

蹇之
既濟變正象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見大人。貞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正曰。方蹇而遂濟。恐猶有蹇者也。蹇往不
可忘。譽來不可邀。且眾蹇之來。未有不生
於譽者也。咎譽互根。譽可以來。則蹇亦可
以來矣。君子之思防。不為其來蹇。為其來

譽也。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又曰。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古人之善持後也如此。故待者所以持蹇。亦所以持譽也。涉者之回顧。其義亦猶此也。

六二

井蹇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正曰。吉凶之故。王臣所不卹也。君子反躬。懋德於身。以勞勸天下。一夫不獲。則曰予

辜。蹇而改邑。木為得也。蹇而羸瓶。亦木為喪也。勞其身以事其君。其君諒之。則行潦洞酌。飭濯而不辭。其君不諒之。則夷竈溼井。谷汲而自老。夫亦吾義也。故為厚祿以養身。餘祿以養人。則君子不為也。詩曰。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兮。夫王臣之心。則已告之河水矣。

九三

比蹇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正曰。蹇不可以獨往也。往而用獨。則多窮。反而思來。則多順矣。故水之下於山。不若其比於地也。王臣之原筮。何為乎。夫有知止之明者。則亦无所待筮矣。踰險而傾流。以謂顛沛及之。平地瀉水。亦无所不得其溼鬱也。欲不寧之來。後夫之凶。君子有所不患也。得其永貞者。以抵於无咎而已矣。喜平而惡陂。與喜陂而惡平。是何當於大人乎。然且從衆而就平。詩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克順克比。以靜觀其後。是亦君子之所貴也。

九四

蹇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正曰。蹇修德也。咸致虛也。往蹇而却反。反而修德。修德而致虛。則與之者至矣。水滙於山。而澤鍾焉。山以連而得其力。水以平而得其德。故蹇之惡險也。匪躬而獨往。亦非其性也。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不畏于人。不畏于天。君子之受教戒於人。與受教戒於天。一也。夫无已往之行。有來連之實。雖不得譽於外。亦寡怨於內矣。小明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是則猶朋友之力也。

九五

蹇之謙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謙亨君子有終。

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正曰。蹇則朋盡矣。大蹇而朋來。雖致虛克順。未足以及此也。致恭以存位。以功而下人。勞不言瘁。役不言勩。以西南之德。而成東北之業。非君子而孰與於此乎。故謙者九德之選也。井之匪躬。於是相應。謙君而井臣。君得其柄。臣得其地。以濟既難。若炎岐雷跖之為醫藥也。公子重耳。十九年於外。不得一士。而秦翟齊楚。聞聲相附。雖二臣之力。而謙柄所造。亦已多矣。然則蹇備柄地。而不列於九二。何也。曰。是未出險也。憂患不除。何益於慧。王臣之相濟。亦以教謙云耳。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

謙與井之自相與也。以謂之大朋亦宜。

上六

蹇之漸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漸女歸吉。利貞。

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正曰。甚矣蹇之喜退也。蹇而有名利之心。則足以喪其身而危其家。蹇而有委蛇之志。則足以隕其名而墜其情。漸而女歸何傷乎。故遜之稱肥。蹇之稱碩。古人所致澤

於性命也。君子用世不及虞夏，致身不及
臯伊，則亦已矣。而濩落膚髮，以殉乎人，是
大人所不取也。然則大人固死功乎？曰：向
為其无功也。世未喪道，道未喪家，女歸待
時，與時偕行，連反之往來，蹇碩如環，夫必
以險難為不可往者，則亦過於用智矣。故
曰：來反者，智士之務。碩來者，仁人之義也。
以仁人而朋王臣，蹇難以夷，既亂以平，遯
之稱肥，何足以稱之？詩曰：狼跋其胡，載蹇
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夫往蹇而來
碩者，也是大
人之事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象曰：解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

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

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

木皆甲折，解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正曰：蹇而受之解，則可以往矣。而曰：无所
往何也？謂其方解者也。物方孚而息之，病
方復而綏之，雷雨方作，羣首屏聽，夙往夙
復，則猶之安處也。夫君子之有安處，何也？
君子者，不與聖人爭能，不與鬼神爭功。天
地方動，雷雨為政，君子則猶之百果草木
也。以大德讓之天地，以至仁讓之聖人。詩
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緘。委蛇委蛇，白公退
食，庶可免於罪過矣。君子必自仁也。而後
以仁於人，故赦過宥罪，雷雨之象也。雷雨

自天不可妄邀。苟非其時。赦宥不行。及其究也。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六 歸妹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歸妹征凶无攸利。

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正曰。蹇之歸妹。嫌其有咎也。故謂之无咎。水泮而雷作。則亦歸妹之時也。及時而歸。則猶之夙往夙復也。險動而說。蓋猶有西南之心焉。萬物之終敝。於其未解也。解而緩。緩而歸。男過女。慝。可以不作。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是周

公之事也。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駟其馬。是將率之事也。以是而解。解而歸妹。何咎之有乎。无咎八十。此其選矣。故但曰无咎。以解夫咎歸妹者也。

九二 解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豫利建侯行師。

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正曰。解而豫。天地見德。萬物以說。獲狐得矢。行師之利也。故解則未為緩也。豫則未為怠也。去其苛疑。以得其中正。如是而已。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

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辟。辟以止辟。乃辟。故獲狐者。勿宥之道。黃矢者。止辟之路也。蔡仲之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夫是則可謂得其黃矢者矣。

六三 解之 恒正變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正曰。夫易之貴位也。三不得位。恒以剛處之。而羞。解以柔處之。而吝。則是剛柔兩死

所處也。夫恒之得羞者。謂其解恒者也。恒德不守。動而之險。夫婦之道。變於內。解之得吝者。謂其恒解者也。解德不成。動而若故。刑德之義。變於內。故外无變象。內有變德。小人之所伺。而寇攘所從至也。故解者。甲折之會也。甲折之會。而有恒風。草木披靡。百果剝落。雨澤之利。委於溝壑。君子不得其志。小人不得其欲。其免於暴伐者。幾何。詩曰。而秉義類。疆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是夫子所謂盜招者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夫子之意。其謂季孫乎。季桓子不能制其家臣。而外侈功於諸侯。一與家臣盟于稷門。再於周社。一詛於國門。再詛於五父之衢。而今歲侵鄭。明年侵齊。今歲圍鄆。明年侵

衛。於是陽虎以五族之徒。發難于蒲圃。既
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春秋書之曰
盜。則負乘之事。季桓子受之也。然則負乘
之。當於恒者何也。曰亦其象也。解。水也。舟
也。雷也。車也。舟車負載。緩而慢。藏。巽以乘
水。險動於下。以干其上。自以為一家。而盜
生其中。屯之上六。則亦猶是也。然則是貞
也。而曰吝。何也。貞吝異實。而醜咎同名。何
取之乎。曰夫其德與位俱散也。然則恒之
解。德與位。猶未散也。而亦曰貞吝。不占。何
也。曰恒者。婦人之志。解者。耄期之事也。彼
此互取。而載於凶介。則聖人有憂之矣。然
則處於凶吝。而貞志无咎者。其臧哀伯與
季文子乎。恒公二年。取郟大鼎於宋。納于
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
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于
孫。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
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昔太子僕
弒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人以書命季
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
納其寶。將與之邑。今日必授季文子曰。人
既不愛其親。又何愛於君。使司寇出諸竟
曰。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達。故周內史之
歎。臧孫猶太史克之贊文子也。言夫見利
而能斷。斷而能克者也。洪範之志。咎徵也。
曰蒙恒風若。解之恒。與恒之解。則猶之恒
風也。故恒寡吉。辭焉。謂其近於婦人也。寶
賄之好。而負載之尚。盤庚曰。朕不肩好貨。
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是則進
於夙吉。甲折萬物者矣。

九四 師解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師貞。丈人吉。

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正曰：解而用衆，用衆而得丈人，則將舍其
弟子。舍弟子而得丈人，是解之得朋也。君
子爲仁，不以市恩爲德，不比於私昵。行於
西南，而解於東北，天下之大順也。大禹之
格苗，晉文侯之伐原，皆解而後成師。盤庚
曰：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欽敘，是乃爲解。拇而孚，朋者矣。解拇而
孚，朋，天下之大順也。

六五

困解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正曰：解之困，困於解者也。雖困於解，然且
衆志繫焉。天下歸焉，故以青赦爲无益。錯
結爲有用者，鬼神之大惡，百姓所不附也。
康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又曰：非汝封，劓人，無或劓人。故刑戮治
者，君子小人所共爲治也。君子以刑戮治
小人，小人亦以刑戮治君子，則是交亂矣。
諺曰：獸惡網羅，民憎其上。故網罟始制，而
飛潛交喪也。然則虞典五刑，康誥七殺，不
爲迪吉歟。曰：虞典世輕，康誥世重，亦其彝
正也。君子不撓法，以從欲於上，不違道，以
干譽於百姓。雷雨數行，膏澤不分，解而旣
困，亦猶之不解也。君子成信於天下，則亦
得其意焉已矣。

上六 解之 未濟變正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正曰是春令也鷹化為鳩則隼可射矣射隼高墉非在下位而能之也古之為刑者期於无刑虞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故以人用法惟人是視是則人也以禽用法惟禽是視是則禽也故世之為悖者皆禽也治天下而使猛鷲之人據於高位則解澤之涸久矣解之未濟則猶可以解也在位羣疑率於大戛三狐

既獲則高作可射也夫以解為必不可濟以隼為必不可射猶以霜霰尚於雷雨鳴鳥絀於狐鳥也詩曰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以君子而媚庶人亦為涼君造譽者乎故解之未濟君子所致決於猶豫也猶豫者小狐之事也

然則夫子所云成器而動何也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則夫子不謂解之未濟也曰不謂其未濟則藏器待時何為者乎小人而在下位去之易小人而在上位去之難射狐於三驅之下无所疑也射隼於高墉之上則有所疑也亦曰待其可濟則濟矣晉人之去欒盈宋人之去魚石皆彌年而登既待濟而終濟其惟公子友與鄭子產乎公子友之事君也

誼於公。不私其親。莊公之疾也。問後於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又問於叔牙。叔牙曰。慶父材。慶父非正也。季友遂以君命。斃叔牙。慶父賊般。季友立閔公。慶父又弑閔公。季友以僖公入自邾。求慶父於莒。使公子魚從而哭之。慶父乃殮。季友之藏器。亦未為密也。待時亦未為審也。而不括有獲。動得解悖。亦无所不濟者矣。子產之治國也。直而惠。敏而多知。公孫楚之與公孫黑。鬪也。子南下。而子皙長矣。子皙惡。未可制。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有大節五。而汝皆干之。不畏君之威。不聽政。不尊貴。不事長。不養親。君曰。余不忍殺。宥女于遠。乃放游。楚於吳。及公孫黑之將作亂。疾作。未果。子產將討。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乃尸諸衢。如木焉。子產

不逐游楚。則子皙必亂。且使諸上。夫殺子皙。則死以靖鄭國也。皆數而速正之。故子產之解悖。則猶之季友也。而子產為審矣。然則解之未濟。曰无攸利。而上六曰。无不利。何也。曰。去其小狐。而射於高墉。則无不利也。夫使季友子產。猶有狐疑之心。則方覆宗不暇。何解悖之有乎。蹇解者。二陽之卦也。從於南政。與家人睽。正相反也。相反而互起。是皆有咸恒兩濟焉。故為下經之綱紀。繼以損益。而三代盛衰。備見於是也。然則對化之卦。相比而起。間得幾卦歟。曰。惟是兩卦也。渙節之與豐旅。則猶巽兌之夾輔也。然則是亦有異義乎。曰。家道之難也。咸恒兩濟。相為倚伏。用體之文。限家睽蹇解。正於是起也。於是起者。何也。曰。體用之相差。以咸當坎。以遯當離。晉當兩濟。家人當小過。定當中孚。此定位之卦。衷於南北者也。以順當頤。以大過

當坎。以坎當咸。以離當遯。以咸當晉。以遯當家人。以晉當蹇。以家人當損。此定序之始也。易之聯卦。惟是兩者。故不得不尋其

序。卦傳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為序卦者。亦知其有憂患乎。庚午永明之八年。於是蹇時則蕭鸞用事矣。猶是家人也。不五載。一弒昭業。再弒昭文。儒生縛袴廢天子。遂為常事。於是治道綱紀在魏。魏興伐罪之師。而僅付之水濱。无何齊魏兩主俱捐軒駕。而蕭衍高歡咸奮爪鬪。恣其飛騰矣。蕭衍發難。在十年之內。既廢寶卷。復廢寶融。隆昌之報。宜在雍州。高歡發難。在四十年之後。破爾朱。立清河。才長於石勒。事正於劉曜。而竟留一侯景。以報壽陽。方蹇解之中。

義殺清河。幽胡后於北宮。先一年。羽林戕張彝。而高歡蓄士馬。後數年。梁取壽陽。又兩年。而胡后弒。主爾朱榮舉兵晉陽。沈妖牝。誅徐鄭。魏主攸方誅朱榮。而朱兆亦復弒攸。高歡起乘其弊。與宇文泰抗立東西。兵革之事。无日无之。八十老公。偷五十年之治。而卒以貪納叛人。餓委沙丘。簡文既廢。侯景自立。釋誓共附魏齊。方智淵明。不能自存。徒為陳霸先。厲其嚙矢耳。乙亥丙子。梁祚遂絕。元魏亦燼。蹇解乖睽。相為終始也。而元魏以家難獨著。天道北行。從其盛者。而一蹇一解。自分南北。北无反躬修德之期。南多赦過宥罪之日。可歎也夫。

三三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益剛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正曰。古之為學者。損益其大端矣。損人以與天。損己以與禮。无所益而益之。故損者下學之最要也。君子和說以制行。至止以飭躬。不動於氣。不牽於物。水澤澹於下。源泉定於上。故山澤之通氣。男女之効悅。君子以是致學也。和而止。澹而定。則忿慾之

懲窒。已過半矣。然且君子致其日損。謂是源流之不可遽靜也。柔以持之。虛以觀之。終老其身。无所盈益而已矣。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是文王之學也。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二簋用享。其謂此乎。故山下有澤。懲忿窒慾之象也。水澤所鍾。隄防不虧。先之甚難。獲之甚易。不自謂多。致虛之功。及其究也。

初六

損之蒙受人。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

則不告利貞。

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正曰。損之蒙。損亦未可瀆也。致誠而已。誠則虛。虛則和。能和而敬。何憂乎忿慾。何虞乎不告。故已事遄往。所以致敬也。酌損之。所以導和也。天下之善損者。其惟著龜乎。其設象也。虛。其立辭也。簡。其取旨也。要。忿慾存於中。則精靈不交。故損之蒙。亦致其和敬而已。和敬以為學。有不瀆學。和敬以為問。有不瀆問。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遄往之事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酌損之事也。損之童蒙。雖學問猶謹用之。而况於乎。忿慾。

九二 損之 頤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正曰。損之頤。亦各以為養也。得其所養。雖損弗損。失其所養。雖益弗益。故以言語飲食。為足以害人而損之。與以言語飲食。為足以利人而益之。是皆未得其正也。然其道要於節慎。則益之不若損者多矣。故二簋者。貞吉之實也。損其二簋。則已損。益其

二簋則已益。過往而凶。養正而吉。詩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弗謂也。

六三

損之
大畜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正曰。夫觀損之大畜。而知學之大也。大畜多者也。損不貴多者。也。三而從一。去疑

而從誠。古人之言行。則一必有以貫之也。故多言不如多行。多行不如一行。以損而為大畜。以二簋而不家食。約博之路。古人則必有取之矣。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一則精。精則神。神則化。精一之端。萬化以出。雖定大疑。濟大險。則亦繇此也。何獨行道上。自為師友者乎。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分。心如結兮。若此則可謂善學者矣。三人而得師。其亦謂此也。

六四

損之
睽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睽小事吉。

損其疾使適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正曰。天下无復大事也。悉疾當身。毫末皆大。忿疾去身。天下皆小。忿忿相尋。疾疾乃來。異同其間。血氣不蓄。故睽猶未。獨忿也以損命之。小損而大益。以視天下之疾。疾則悉。繇此矣。洪範曰。懼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爨友沈潛。損其欲。高明彊弗損其忿。損之又損。疾喜乃反。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咎夫能。損疾以濟。小事。睽之大事。亦鮮不濟矣。適喜无咎。則亦謂此也。

六五

損之中孚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正曰。損之中孚。明水繭栗。以告上帝。上帝之將享。不擇博而嗜也。曰。吾得其精意焉耳。故損无所益。損而信則益也。君子齋戒洗心。神明其德。下无朋從之助。上无卿尹之援。用其二簋。而十朋弗違。是非至誠而能之乎。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豈弟之道。不自滿假。不自滿假。而後衆歸之。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則亦謂此也。

上九

臨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正曰。損已而臨民。損君而惠臣。損家而益國。夫有耕穫之心。而能之乎。教思容保。則君子之志也。肥身肥家。則非君子之事也。故八月者。收穫之月也。蓄蓄未穫。可以就實矣。君子秉其乾德。而退若山澤。居不問貨藏。家不言有死。鼓萬物而與之同憂。先

萬物而與之避凶。視天下无可益我者。則亦甯然若喪其天下矣。雲漢之詩曰。耗斲下土。寧丁我躬。雲漢之凶。八月也。君子以是損惠。不以是損志。毛璧既卒。二簋是獻。天下翕然。信其不吝。故得臣无家。天下之所繇治也。周公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夫非周公。誰用其不富之志乎。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

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

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正曰。學之有損益。其相起也。損靜而師天。益動而師人。師天者退。師人者進。故損无學。而益有學。損无問。而益有問也。風雷相勵。鼓舞以時。正者得其志。應者得其氣。氣志既從。朋來乃同。故忘食忘憂。不厭不倦。仲尼之學也。君子不以人爲无善。已爲无過。散約已而師人。居上而下。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湯與仲尼。皆用之也。故遷善改過。風雷之象也。風雷迅烈。次於乾乾。約於天心。何改何遷。性命之源。不廢學問。學問不廢。乃得其貫。及其究也。以立不易方。

初九

觀益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正曰。益。益下者也。觀未有以與之也。曰。致其意云爾。世未有不隆其事。而隆其意者也。夫將隆其事。以實其意。則可以大作矣。君子有郊祀之意。而後可以致賓享。有禘嘗之意。而後可以致禴祠。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夫非大作。而何以副聞望乎。故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皆不可以已也。而君子本之禮樂。曰。使下各厚事。則大府之稱。已溥矣。君子之益下。非有以與之也。曰。使天下信之。謂非徒取

之天下者。則是君子之與天下也。詩曰。如取如携。携無曰益。牖民孔易。是益之觀之也。謂

六二 益之中孚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

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正曰。是猶之觀也。亦貴其誠信而已。龜著之益人。亦非有益於人也。誠然而求之。誠

然而告之。其益之則皆吾正也。其順之則皆吾信也。豚魚且然而况於神明乎。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君子之庖御。非有以益人也。取其惟正。則羣下皆益矣。車攻之亂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天下之信君子。與君子之取信於天下。決不在多博也。或得之聲聞。或不得之聲聞。要本於精意。可以享帝。則可以格於賓尸。可以格於黎庶矣。

六三 益之家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家人。利女貞。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正曰。六德之有女貞。五禮之有凶事。善詛者不以咒。善禱者或以祝。謂是出於天性。而因為之節文。值其所損。聖賢不能增。值其所與。天子不能奪。故孝子貞婦。恭兄弟。至性所命。或以為偏。至一往者。而聖人則以是為中行。中行者。中理而行之。无所復損。則皆可益矣。故益之家。人真切之至也。桐宮之命。東山之避。或以是諱談。而聖人履之。若家人之嗃嗃。有恒有物。適相告焉。爾故或益之。或自外來者。而益之用凶事。不自外來者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聖人樂為之。而有不能。嚴父恭子。友兄順弟。義夫貞婦。聖人能為之。而有不樂。一以是為无所損益者。正行而不疑。故金縢之義。聖人不以為誕也。

六四

益之无妄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正曰。家人居者也。居而女貞。不避凶事。无妄行者也。行而有眚。避凶事也。故君子之為道。不一律也。要於中行而已矣。烈風震雷。不數見於家。和風巽雨。不數見於國。可以居則居之。可以行則行之。以為正而利往。以為眚而不利往。度其正而匪眚。則決其不利往。而利往者。盤庚洛誥。皆用之矣。盤庚曰。各匪敢違。上用宏。茲責。洛誥曰。汝

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不宏之事。鬼神與謀。聖人非樂爲嘗試也。本之至誠。策其永臧。天地震動。而咫尺是循。聖人則亦不爲之矣。故中行告公。无妄之道也。利依遷國。涉川之事也。然則古之遷國。皆冒大險。亦皆告主歟。亦猶造次而遷之耶。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公劉之智也。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太王之治也。匪棘其欲。幸追來孝。文王之仁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誼也。易之大事有六。建侯禦寇。用刑行師。遷國肆覲。而取女不與焉。故遷國者。聖人之大恣也。見善而遷。見過而改。雖卜宅建兆。亦有所不得已也。六三之凶事。益之而有所不避。夫非遷改。誰從乎。然則六四中行。謂當位而行之。六三柔凶。而亦曰中行。何也。曰。家人无妄。皆貴其誠也。誠則孚。孚則從。從則雖遷。不失其中。故依遷者。亦古人所謂凶事也。凶事致誠。故告之而不違。遷之而不疑。然則春秋遷國。有九。聖人皆无一取焉。何也。曰。是不獲已也。迫於強隣。而依遷以自存。聖人亦垂憫焉。則何中行之有。故无公劉古公之智。文王武王之仁。而欲依盤庚洛誥之事者。亦寶龜所不告。聖人所不憫也。

九五

益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正曰。益下以養民。損上以養聖賢。觀其所養。而風雷之意可見矣。故風申命者也。雷

為政者也。申命居尊而雷應之。動而受益。發於心德。夫以益下為事。養賢為務。何往而不得孚吉乎。故惠者順也。損上益下。天下之大順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是益之願之謂也。勿問未占。則亦當位之謂也。故位者聖人之所貴也。

上九

益之屯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正口。是猶有未利涉者乎。建侯繫其中。而進退不果。屯為主人。而家人為客。雲雷交

動。險生於外。是則敵患隨之矣。故曰利涉則涉矣。而曰勿涉。利往則往矣。而曰勿往。夫以往涉之利。為不如建侯之利也。則是求益而不已者也。屯難之所起也。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遂討焉。遠子馮繼為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又无祿而多馬。甲叔豫三遊之於朝。遠子從而請過。叔豫曰。子南自縊。而觀起車裂。夫子未之知乎。於是子馮退入人者。而王乃安之。慶氏之亡。與晏子却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子固不欲富乎。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以却殿。乃足欲。足欲。在死日矣。韓宣子求環於鄭商。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為請之。子產曰。僑聞君子非无賄之難。而无令名之患。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而无禮以定位之患。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何以給之。一其否。為

罪滋大。故如申叔豫。晏子子產。可謂恒心。莫益者矣。然則利涉而不涉。利往而不往。亦有願用居貞。漢思匪夷者矣。而益獨以屯而得擊。何也。曰益極之必損。損極之必益。亦猶之否泰也。富天下而不益。退无家而弗損。以為是恒心者。非聖人而能之乎。故觀損之上九。而後知益之將退也。然則夫子所謂三修者何也。曰夫子其謂卻獻子乎。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吾懼其益之也。武子請老。以位益卻獻子。獻子以是擊齊。亦以是自擊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趨。則民不應也。死交而求。則民不許也。莫則論。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其卻獻子之謂乎。

損益三陰之卦也。山澤為令。風雷佐之。故從於北政。自否泰咸恒損益剛柔相應。至於兩濟。為乾坤之終始。而泰否損益三分其間。為距乾坤咸恒三百三十六歲。而自為一際。自乾坤至於損益。千二百一十歲。而入於夫姤。南北反正。剛柔易位。故曰盛衰之始。則始於此也。序卦傳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損。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是何義也。曰亦其義也。是其意不為義起也。永定元年。陳霸先自立。弒其主方智。宇文覺亦弒其主欽。自為天王。曾不數月。宇文護亦弒覺。南北之智。孰為俱謀。夫猶是損之初歲也。不則蹇之中交也。於時周齊兩大。陳介江南。蓋自梁晉淵明之時。則固齊魏之屬國也。陳主藉席故事。黃鉞即真。不三年

而列。蓋自永明建元。隆昌三篡。立主未有過三年者。安成北還。伯宗坐廢。叔寶嗣之。與敗為餌。天塹之險。墜於婆娑。韓賀一鼓辱井梯繩。可歎也。於時高緯昏虐。周邕亦列。中原禮樂。蕩然將盡。而戰爭天厭。欲還一家。楊堅以元舅之執手。携幼主。得其寶圭。上无劉宋中外撻伐之勳。次无蕭齊龍箭引滿之迫。下无蕭梁戮兄遣客之危。次无陳武討景乘亂之業。雖高洋宇文泰之取兩魏。小有如此之委蛇。頌客者也。洋自開皇已酉以前。叔寶至德戊申以後。損益中交。後際歸唐。前際歸晉。晉承八體卦。分裂之餘。頌於咸恒。以居遯夷。下經之有天地。雖逢衰亂。不失正統。則是遯大壯晉明夷之以也。家睽蹇解損益。則六子爭治矣。夫姤萃升。陰陽易位。而天地不改。唐室乃受之。故漢之有魏。運之終也。唐之有隋。運之始也。每限中分。交之天地。故一卦之限

各三十三。年。而新陳。始。夫蓋謂此也。然則唐得為盛朝乎。曰。唐固盛朝也。自魏晉以來。三百八十四年。至大業之初。臣弑天子者二十。子弑其父。妻弑其夫者再。胡口小國。不在此數。而唐室

位成列。而運限所值。思

大業也。剛決柔也。德而說也。而利揚于

也告

易象正卷之七 終

易象正卷之八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重訂



夬揚于玉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律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

正曰夫姑洗之卦也。萬物齊潔盥滌去穢其律六十有四神明之所取斷也。是而猶有忌焉。何也。即戎之德難乎為上也。說而和用以能通。健而決不用以柔遠。揚庭告邑則猶自為治也。或曰施祿居德之適相戾何也。曰君子自治不以治人。厲已不以厲人。爵祿之在王庭。予之不敢恩奪之不敢怨去小人而有怒氣。昇君子而有德色。是皆君子之所甚忌也。君子居仁而不居惠。居義而不居利。居於无所利而不居於為仁義者。詩曰為謀為毖亂况斯刑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天位天祿係於王庭。王者以公於天下。君子以奉於王者。致謙以居之。致恪以受之。又何孚號之有乎。書曰居

初九

夫之大過

寵思危。罔不惟畏。則可去其夫。夫者矣。故夫者。施祿及天下之象也。施祿者不自德。厚下者不自宅。及其究也。為厚下安宅。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正曰勝而往亦豈无咎乎。大壯之趾則猶有孚。夫之前趾則遂得咎。何也。大壯而恒

則猶未為過也。夫而大過，則是為過也。夫以五陽決一陰，而猶有不勝，何也？曰：棟之撓也。其壯不任，事機未決，而漏言先洩，宵人自防，其柄倒持，往而不勝，又何怪乎？曰：是兩利往也。利往以求制勝，何壯之有？曰：是死位也。而動已蚤，君子制事，而下人是謀，鮮有不覆者矣。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壯趾而夙夜，何貴之有。

九二

革 夬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攸往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正曰：革則有位矣。有位而用柔，孚惕厲號，天下信之。然且似有憂恤者，何也？謂燿行宵，辟蟬出陰，朝宁之有小人，猶邊庭之有小人，不能使其死，但曰：夜行而已。君子之治，夜之惕號，非曰怨憎，亦以自警也。詩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爵位者，朝廷之干楛也。爵位畫明，干楛夜勤，雖有伏戎，勿憂之矣。故曰：木炭互勝者，朝廷之大戒也。以知其消長，節其蚤莫，則可免於厲矣。

九三

夬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攸往。

兌亨。利貞。

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正曰：健而說，然猶之健也。世未有不獨行而能健者也。獨行壯頄，其勢必爭。麗澤而往，衆志乃合。故獨行者，君子之志。麗澤者，君子之務也。君子合衆以成務，致獨以審幾。夫夫而行，雖未得志，天下猶且信之。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太王是也。夫无獨行之志，而欲成麗澤之務，道謀牽於下。黨議發於上。雖曰无愠，與壯頄者同敗。

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九四 夬之需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正曰：夬，決也。需，不進也。夫以夬決之時，進需時之策，誰信之乎？君子因時相物而動。

退而謀其身。進而謀其人。无庸之臀。不可行也。牽羊之策。不可前也。於是而道決進之策。則亦且疑之矣。君子之居德也。為兌而說。為需而待。說而獨行。待而能斷。故以謀則寡失。以動則无悔。若濡有愠。聞言不信。則猶未失斷也。周公出師於畢。龜焦而棄龜。陳師於牧。雨至而決戰。周公之獨行也。文王伐密而密下。伐崇而崇降。然且七年。大勳未集。是文王之次日也。文王次且。不以為怯。周公獨行。不以為壯。夫亦曰時而已。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文王周公之謂也。

九五

大壯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壯利貞。

莫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正曰。夫之大壯。動而震。姑洗之律。被於太簇。陽蔬怒生。不必滂陰。夫夫之羊。得其所求。於斯時也。贊陽出滯。考神納賓。因其大采。以修日德。則猶之中行也。故莫陸采而蔬圃治。蔬圃治而嘉穀秀。詩曰。茶蓼朽止。黍稷彙止。言治小人者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言治君子者也。莫陸之賤。不逮小人其貴。不逮君子。庸猥之材。與時俱榮。夫夫而用之。夫夫而去之。明昭之賜。則必有與者矣。夫以盛明之時。无登庸之業。博碩之薦。而試禴於莫陸者。亦各其宜。有道所不訾也。故曰。中行无咎。雖云大壯。則猶之中

行也。以大壯為中行。則是聖人舍其章佩也。

上六 夫之乾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元亨利貞。

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正曰：夫而乾。何凶乎？易之觀夫。與其觀剝也。猶之臨遜。各徹其所終。故天道之長消。亦以是而夫。君子矣。故快心之事。君子之

所流涕也。无號終凶。鬼神於小人何謀乎。曰：王庭孚號。亦欲不信於天下云耳。君子不以消長聽之。天道不以進退委之。國柄。乾乾夕惕。以圖其後。詩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是乾元之所思永也。故孚號者。君子之不獲已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正曰。是狴賓之卦也。狴賓之律。五十餘六。不可以損矣。不可以損。而益之。益之彌壯。故易所不敢取也。然則樂有正間。姑洗狴賓。猶之陽律也。而為女壯。何也。曰。從律則謂之陽律。從卦則謂之陰令矣。君子肅於陰令。以察夏至。謹其起居。無有不恪。節嗜慾。尚澹泊。屏息斂身。以待陰陽之自定。於是而有佚志怠色。則其蕃育不備。賦命苟薄。神人所酬獻不從焉。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君子治其房闈。以棲神明。早服夜息。如御賓客。故姤之女壯。君子有所不取也。不取女壯。而施命誥四方者。何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天下如家。安知四方。及其究也。以閉關獨復。

初六 姤之

姤女壯。勿用取女。

乾元亨利貞。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正曰。金柅。乾也。羸豕。姤也。繫于乾。則姤不為政。孚于姤。則乾不為政矣。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問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无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而獻飲焉。以弊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周旋。惟道之從。子木能違若。教之欲。而吾子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故曰。金柅之繫。違而道。羸豕之孚。從而逆。貞吉。不往。則近於道者乎。

九二 姤之

姤女壯勿用取女。

遯亨。小利貞。

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正曰。包有魚。女子之祭也。女子尸祭。不及賓客。爵弁在門。不顧內厨。記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見女壯而思遯者。夫亦有伊微之心乎。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婦則猶之包魚也。

九三 姤之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正曰。女壯而知訟。則亦知厲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言夫婦舌之階厲也。君子於訟。以作事謀始。於歸妹。以永終知敝。而姤之訟。兼之。故次且之行。未為躊躇也。君子省於內德。足以制義。省於外德。足以制慝。嫵婉之交。何國蔑有。包魚以訟。其中。羸豕以訟。其初凶厲。以訟。其終則亦可以免咎矣。周室之興也。皆以姜任。其替也。皆以驪隗。夫豈姜任之女。蒙驪隗之女。壯乎。不有女壯。何以敵國。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九四

姤之巽正變象

姤。女壯。勿用取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正曰。女壯而乾孫重巽申命。婦人爲令。故包之有魚則猶內政也。包之无魚則外政也。艷妻煽於內。卿士應於外。從我公事而舍其蠶織。天下斷敗則從此始矣。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故姤而行巽。君子之所惡也。春秋書公及夫人如齊。與夫人歸自齊。孫于齊。是春秋之嚴也。春秋之不獲已也。亦猶之申命施

誥。使天下取則焉耳。

九五

鼎

姤。女壯。勿用取女。

鼎。元吉亨。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

也。

正曰。瓜易敗也。杞不易敗也。姤賤而鼎貴也。以其子貴其母。以其陽德養其陰節。以其不易敗。養其易敗者。故坤之含章。載謙以從其君。姤之含章。載鼎以從其夫。臣道

以得妻道不失。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故以樛木而繁葛藟，含章之義也。君子猶或知之，以福履而成。君子有隕之道也。君子則不之知也。君子體道以養萬物，使其陽節不既，陰節不危，以御臣妾，騶從各得其所。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是姤之鼎之謂也。

上九

姤之大過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正曰：姤之大過，過在勿取女者也。鹿之感陽，麋之感陰。時至而角解，角解而不交。君子遇窮而顛，顛而不復，遇吝則吝矣。失亦其時也。何咎之有。故大過之滅頂，與姤之姤角，其義不相遠也。時過而遇凶，與時遇而過吝，知命者不失其命。知性者不失其性。周公之誅管蔡，不以爲罪。夷齊之違明時，不以爲鄙。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大過之姤，與姤之姤，立不懼，避世无悶之心乎。不然，何其詞之危而平也。夫姤，二陰之卦也。是宜在北政，而繫於南政。何也。三才之等，六尺四寸，自四尺二寸而入於下際，餘二尺二寸，以交於頂。蹠故自乾坤至於剝復，二十卦，人身之上際，故剝復至於損益，腑臟之海，漚也。夫姤而下股膝屈，向交於北政，故夫姤萃升，南北反易，三才之等，九道之緯，於是可別矣。故易

者。天人之間。大辨也。天地之有夫姤。皇王升
 降。男女之遷化。世運不齊。皆繇此出。以夫姤
 而別。下際以剝復。而別中身。兩濟乾坤。頂
 蹠始終。規而圍之。一南一北。日月出入。鬼
 神所行。十有三萬一千六百餘里。經緯陰
 陽。上下終始。蓋亦猶是矣。故剝復。夫姤。聖
 人所以命鬼神。而別天地也。
 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夫。故受之以夫。夫
 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
 也。雜卦傳曰。姤。遇也。剛遇柔也。夫。決也。剛
 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是皆為長
 夏之會也。唐武德甲申。始人夫限。是歲六
 月。慶州楊文幹。受甲於建成。欲圖秦王。元
 武門之既。則構於此也。又明年丙戌。秦王
 段建文。元吉。乃即帝位。上皇讓居北宮。故
 為王季與秦伯子臧之難也。以魏徵輔建
 成。以王珪教魏王泰。而皆有市心。豈時會
 使然。抑人謀之細乎。太宗既納馬周之言。

置酒。真古。央奉觴。上壽。頡利起舞。馮智戴詠
 詩。真古。今一時也。而內不能監。元武之事。
 使青雀。投懷。承乾賈既。猶外侈靈州之伐。
 遠勒安。市之師。故為帝王。而欲絕慾。以談
 仁義。非堯禹不能矣。甲寅之距甲申。正三
 十年。夫姤。中交。而才人武氏。始為昭儀。攷
 武氏入宮。在貞觀丁酉。十二年。姤女已壯。而
 十四。距永徽甲寅。又十八年。姤女已壯。而
 施諸四方。夫古人亦已及此乎。疑似之形。
 殺李君。羨故讖緯之書。君子之所絕口也。
 雉奴柔。懦恐不克。終文皇之言。不為不智
 而天鼓。其波水。沴屢作。在廷諸臣。死一人
 議其始。者及雌形。既變。厥殫已翻。乃叩頭
 泣血。以明不可。使李勣。義府。敬宗。三人者
 推刃。諸李。幾滅。唐宗。豈不哀乎。丙辰。顯慶
 而後。尚三十餘年。包魚。躅豕。併發。其毒。醜
 廢三子。殺十二王。朝士。破滅者。幾數千家。
 雖以狄仁傑。婁師德。之流。亦含姤。忍恥。待

盡而已。談者以春秋姜氏不去夫人。謂臣死挾君。以子去母之理。正當委曲以奉。惟狐栖遲而觀。敝笱鳴呼過矣。夫使文姜覆魯之宗。敬羸絕文之祀。卽三家諸子。亦有起而殉之者。必以季孫行父公子遂爲百世之模。亦不達於類矣。夫亦束於權勢。偷日視陰。无繇從聖。賢問其沐浴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

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正曰。澤上於地。其象修文。地上有澤。其象修武。何也。澤上有地。則澤在地中。百流歸之。人臨其上。以爲教思。容保文德。出焉。盛明之時也。地上有澤。則澤冒於地。百流泛濫。人萃其間。以爲戎器。不虞武事。出焉。憂危之時也。憂危之時。而爲假廟。用牲。何也。是猶之明盛也。大衆所聚。不得禮樂。必有戈矛。故羽籥干戚。兩者相爲救也。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是猶之盛明也。而韉韠鞞琫。及於君子。故俎豆軍旅。兩者亦相爲用也。及其究也。爲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德。

初六萃之隨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正曰萃而隨雖不為亂其道足以亂矣是非有終孚也號笑焉耳君子獨往不隨丈夫獨行不隨小子萃而隨人何為者乎故號者喪志之事往者正行之道也春秋之

會盟何歲蔑有其孚而尋之皆不終也其號而隨之皆亂也魯僖公不服於齊與衛莒盟於洮又盟於向齊人來伐臧文仲病焉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展禽以膏沐犒師齊侯問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曰何恃曰恃二先君之職業昔成王命我文公及齊太公曰爾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恃此不恐齊魯乃平夫僖公則可謂亂隨也文仲則可為號萃也展喜則可謂勿恤而往也夫無獨往之志而以亂隨人者是大眾所為握笑也

六一 萃之困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正曰。萃而困。眾志乃固。薄物以祭。猶可以福。故眾困引吉。難以為信也。而大人終信之者。憂患同恤。眾人之道。急病讓夷。君子之務也。魯饑。文仲請糴於齊。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乃以鬯圭及玉磬如齊。告糴。魯人賴之。稱之曰智。故引吉之義。未為選事也。眾志所在。吾因而從之。雖困不殆。禴祭之與大牲。亦異物而同用也。若臧文仲者。利用禴矣。

六三 萃之 咸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咸。亨。利貞。取女吉。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正曰。无咎而又何吝乎。謂其與眾同義也。眾應而眾應。合志於陰。無復正助。或告之。既難。則相視與歎。以是為吉凶。同患者。泉龜著所不與也。故大牲禴祭。大人之所貴也。號呼咨嗟。則小人之事也。大師將動。既難且作。智不足以慮遠。義不足以用眾。而

及比焉。與眾人同志者。若漢梁虎牢翟泉
之會。皆是也。雖云无咎。吝必從之。詩曰。許
人尤之。象楫且狂。
其萃之咸之謂乎。

九四 萃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正曰。萃之必有比。執也。比猶有不寧之虞
焉。比於上而得其信。比於下而得其順。則

是大吉也。情偽相攻。好惡相畸。琴瑟之專
一。水木之相濟。則未之聽食也。夫當眾萃
之時。大臣比附。以行威福。下有得眾之疑
上。有震主之嫌。天子孤立。羣下不親。則亂
矣。萃而比。則猶之從王也。從王而吉。何咎
之有。吉日之詩曰。獸之所同。麀鹿麇麇。漆
汨之從。天子之所車攻之詩曰。決拾既飲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夫是則萃
之此者也。後夫之凶。其轅濤塗之謂乎。抑
鄭伯首止之謂也。

九五 豫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豫利。建侯行師。

易象正

左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正曰萃有位何謂也天子無故以王人會於諸侯諸侯有事會盟而不朝於天子故春秋無義戰則亦無義會也北杏陽穀之會皆是也葵丘之賜胙陽樊之請隧或貞或悔則亦其志也然且天下不信之者古者天子受命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朝于天子乃自相朝也天子有事於羣后命侯伯致討錫以弓矢事成而獻於天子侯伯專征不得自相命也故萃者天子之事豫者侯伯之道也天子有命建侯行師以討不庭而征不服則无所事萃諸侯伯而謀之諸侯伯自相萃而謀行師則先所事請命於天子故萃之豫非

所彰信於天下也大德而永貞猶可以伯否則以疆臣盟會自教其下也故比之原筮豫之元永貞萃之四五皆用之是天子諸侯之互相取也救許城邢立衛猶庶及此也。

上六 否萃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齋咨涕洟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正曰萃咸之嗟如尚有小時也。萃否之涕洟以爲无咎何也。夫亦其時也。知人之難古帝靳之災膏之著不虞間發萃而得否上。下動色大衆齋嗟神將與謀故萃而謀泰。飲食宴樂則是不可爲也。萃而謀否齋咨涕洟則是可爲也。抑戒之詩曰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故如衛武公則可謂知萃之否者矣。沙隨平丘之會則亦不足以諱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正曰升猶似有恤者何也。根伏於地。陰揜於上。二陽并進。利在不蔽。故似有恤也。君子患德之不積。不患不在高位。樹藝拱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故考德論業。稽古達務。君子所爲高大也。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夫以家邦之親長爲四海之敬愛。非積學而能之乎。君陳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其諸升之謂歟。夫以繼長爲志。以下位爲恥。真小人之事也。故升者順德用積。不見其益。惟天惟喬。日月邁征。及其究也。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六

升之泰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正曰。升而泰。允升大吉。勿問之矣。泰之麗於乾坤。未有不利物者也。而升與大畜。其著者矣。且臨之有憂。何也。憂夫已大者也。天地之否泰。託於人。不託於時。君子彙征。小人屏跡。則是道泰也。甘言曰。諂。長民日驕。則是道憂也。升之初六。陰動而從陽。嘉言。則攸伏。野無遺賢。是當元愷之時也。至於八士而僅乃再值。夫逢是時而後言升。不亦已難乎。

六二

謙升之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謙亨。君子有終。

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正曰。升而謙。位高而下人。善世而不伐。益流福好之所歸也。詩曰。雖無旨酒。雖無嘉殽。雖無德與女。晏嬰季孫行父。趙衰范燮。皆用之矣。故禴者神明之所繇通也。孚而用禴。衆志以格。神道以得。三讓而升堂。百拜而受享。夫豈為福。日免咎而已。故曰致。

讓存位非德之至者也。孚禴則庶乎可也。

九三 師升之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正曰升而得師眾志以歸為禮則有節為度則有制崇高以為志容蓄以為量是亦大人之道也故虛者邑之聚丘也升虛而望羣動瞭然以觀眾則得其辨以用眾則得其利伊尹之升陞衛侯之望楚則亦丈人之義也君子不耻下位而耻其德之不

足以辨物不樂高位而樂其道之足以濟眾升而師則亦庶乎當位矣當位而計何疑之有

六四 升之恒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正曰升而恒未失常也君子順德彙世不失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荒則用升也康則用恒也以十五王之德服事五十年亦可謂恒矣岐山之亨

未為不順也。君子守其順德，以俟天命。拘繫之窮，不以為戚。弓矢之錫，不以為寵。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夫以文王之德，而一日不回，再日不回，則用亨。西山而僅得无咎，何為過乎？故以庸人之德，而翹非常之福，亦鬼神之所惡也。

六五

升之井變正象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正曰升之井猶似有恤也。而大得志何也？曰泉動於下而澤升於上，繙雖羸而井德不暎，故井德者百世之務，羸瓶者一朝之患也。君子患受德之无地，不患受福之有失。汲井以為養，升階以教讓，故小人樂其利，君子樂其志。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行潦且然，而况於井德乎？故勞民勸相，有位者之敬事也。

上六

升之蠱

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正曰。物消於晝。而長於夜。日夜相息。而後
不息者。見焉。草木冥升。則各有極也。聖人
以其不息。綿其相息者。以其有極。而引於
无極。亦曰。幹蠱貞。甲而巳。先甲後甲。晝夜
所以不息也。詩曰。天生烝民。其命靡謨。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抑戒之。詩曰。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成。故蠱之利。冥升之利。貞。性
命之義也。體升以幹蠱。體貞以幹冥。積德
之致也。夫不有道德。而談性命。於消息之
故。不已濶乎。

萃升。二陽之卦也。是宜在南。政而繫於北。
政。南北別。繫是則視於夫。姤矣。故南北二
十有四。夫。姤。北來。而居其際。北。政。二十有
四。萃。升。南來。而居其際。夫。姤。萃。升。天地之
大別也。人身體。豎。豎。而別之。三際。不等。天
地體。圓。分其重卦。三際。各二十四。故夫。姤。

萃升。別其離次。而日月出入。陰陽之道。繫
可識矣。體豎。頂。蹀。交於咸。恒。體。圓。腑。臟。結
於兩濟。圓。倚。異。用。而經緯如一。兩極之間。
為天地心。日月距極。各六十七。每卦歲。歷
亦於此出。故曰。升降遷化。命。歷。之。義。亦分
著於此也。

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是
何謂也。曰。亦各其遇而已。是猶未出。姤也。
長壽。延。載。之間。歲在癸巳。是安金藏。剖心
之歲也。又五載。戊戌。廬陵王始還東都。辛
丑。還東宮。乙巳。正月。乃誅易之昌宗。冬。十
一月。武璽。乃卒。以一。鸞。雉。濁。亂。朝。廷。者。五
十年。狄。婁。姚。魏。皆為宰相。俯仰其間。及武
墨。暮。年。思。子。發。夢。乃。徐。出。數。言。續。安。蘇。之
後。可。恥。也。魏。元。忠。手。戕。敬。業。流。涕。凶。門。釀
韋。氏。之。亂。揚。三。思。之。灰。而。猶。數。勝。輔。頰。以
居。懋。名。亦。可。哀。也。觀。於。景。龍。景。雲。之。事。戎

器不虞。信難除矣。相王不監元武門之亂。宗又不監後漢之亂。輕用內侍。使力士擅權。遂開觀軍容之漸。自元年癸丑。至下丑。二十四年。諸賢謝事。李林甫牛仙客為政。遂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寵惠妃。又五年甲申。以安祿山節度范陽。明年是誦新臺之詩。又七八年。林甫乃死。國忠用事。又四年乙未。悉以蕃將代漢將。而祿山遂反。論者以祿山之反。國忠趣之。國忠不趣。山寧不反。不際不戒。戎禦乃大。且以謂勇戎之亂。經於女戎之亂也乎。丙申。祿山僭號。陷長安。天子促駕於扶風。太子即位於靈武。自鄭汜翟泉之後。死有也。天子至鳳翔。乃遣使祀張九齡。劉生曰。焚豐敗。而後祀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寶。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思之晚矣。然亦未為晚也。幸而鬼神害淫。祿山思明。數

年之間。俱有子。上皇還蜀。居興慶宮。御樓瞻眺。李輔國因之。遂鼓唇舌。執轡西宮。憂生舍卒。蓋自元武門。承天樓。興慶宮之事。三變矣。然且不至於篡弒。夫謂夫姤萃升。亦獲乾坤之用乎。乾坤之擁女。其敗如此也。乾主而坤臣。乾外而坤內。互相取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木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正曰澤无木何也。木滙於澤則謂之澤。澤决於木則不謂之木也。澤决而木道絕。壑之智勇於蹈險君子以謂之致命。小人以謂之尚口。故言不見信君子之所謂困也。君子畜德於中不言於外。淺深莫測。清濁莫分。无所利於人。而天下信之。畜義於中揚聲於外。獨行不疑。獨言不違。无所利於身。而天下疑之。故天下之得其理義者鮮也。詩曰。土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是則可謂困矣。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夫是則可謂不失其所矣。困而不失其所雖有危言何畏之乎。然則致命遂志何取之漏澤也。曰盛木則无澤。盛澤则无木。遂命則不見志。遂志則不見命。殺身成仁或為之殺人媚人則不為矣。其寃也。為明德政。无

初六

困之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兌亨利貞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正曰險而說則是說險也。困初而剛動不信而言則眾以為為樂既矣。世有樂既之言死有乎源不可恃流不可逃。上兌不塞下兌立决故當初用之時雖有鹿澤君子猶以為不可也。何也。講習之言亦大人所不事也。世而猶信麗澤之言則君子之免於

困也久矣。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
佩璫，不以其長。故譬木人谷。君子有所未

免也。

九二 困之萃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正曰：困于酒食，用衆之義也。朱紱方來，假
廟之致也。利用亨祀，大人之貞也。征凶，无

咎，不言之信也。大有方來之福，而有征凶
之蹇，何為者乎。困而得衆，為上之所惡也。
上之惡下，專其名，下之違上，分其情。朱紱
方來，則未可知也。繫木入谷，則未可避也。
以不信之言，往嘗於上，則上以為動衆，造
譽深君者矣。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
假無言，時靡有爭。用
此道也。鬼神聽之矣。

六三 困之大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不祥也

正曰困而棟撓棟撓而往何之乎君子當
困有所不避也非所困而困則有所不為
也困之太過已過矣而猶且往則是樂
也古有樂阨而往者先有乎九侯之事是
也君子正命以致其命正志以遂其志匪
正之肯則猶之无妄委身以俟之然且君
子无所懼悶也

九四

困之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正曰金車徐徐坎未滿也吝有終心行尚
也天下之可信者其維心乎習坎之言心
易之所貴也君子當阨不求速去待命不
求速至盈科而得其漸滿節而得其候雖
有違言久而必從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如東山則
可謂困於金車者矣

九五

困之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剝別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剝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
用祭祀受福也。

正曰是困之解萬物甲折罪過之所繇免也罪過之生始於爵祿赤紱之與剝刑互相掣也赤紱不去剝刑不說夫欲不去其赤紱而說其剝刑此豈一日之誠而能之乎故澤水之決竭而困雷雨之合集而解史巫以通之神明以將之以為是得於祭祀者而聖人猶以是正直之為夫神明則中直之準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是

上六

困之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正曰困而訟則何當之有乎夫訟者所以為悔也世未有困而不訟訟而不悔者也葛藟臲臲皆生於訟訟窒惕中則臲臲可安葛藟可去矣然則困可以不訟乎曰已困矣又何訟乎使訟而見信則不如不訟之信也申世子曰敬賢於請詩曰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猶未能至於無訟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象曰巽乎水而上木。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攻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正曰。觀於井。而知養民之勤也。井之閱瓶多矣。然而繙者不疑。羸者无怨。謂瓶可改而井不可改也。君子為憲布於象。魏時事或違。而更令易人。不為怪者。亦主於誘掖勸助而已矣。故謹於用人。慎於用法。君子之志也。用人而不終。用法而變更。君子之不獲已也。君子之敬慎。不敬慎於瓶。而敬慎於繙之者。故觀於繙井羸瓶。而後知懼也。伊誥曰。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夫以勞民勸相。而不慎於使令。奔走之臣。於以嗟歎。豈有極乎。詩曰。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今言夫勞勸之不至者也。故井者勸勞之象也。井不廢。費情不廢。法其究也。為明罰勅法。

初六

井之需正變象

井改邑。不攻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正曰。夫裕於人者。不仰於天。足於已者。不待於物。水木之用。而雲雷之需。以待其時。其與幾何。故瓶者井之禽也。泥下時舍。不甃不濞。則州里棄之矣。雖有羸瓶。不復集之。君子養人。時修其憲。強則抑之。弱則幹之。臯陶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不食无禽。則是棄井也。以養民之時。而待棄井之功。不如號顛以仰之。雲雨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白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言夫成憲之不省者也。

九二 井之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蹇利西南不利 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正曰。谷射甕敝。非蹇而何。故井者。所以修政也。蹇者。所以修德也。以德修政。故養者得其地。難者得所濟。蹇而方難。則必有旁漏。四射不任其事者矣。上不修德。下不任事。故多勞而鮮功。屢勸而罔濟。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泄泄。猶谷之射鮒。而甕之敝漏也。

九二 井之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正曰井有坎萬物之所就養也養賢及民惟心而已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以養賢為心使教事有習德行有常則明昭之賜與天下共受之矣渫者井也汲者繙也繙腐井深谷射甕敝雖有行人洞酌莫從故上不求賢下不貢士王者所致辟也天下之不祥則莫大於蔽賢者矣舜舉十六族而升於大位季孫行父逐一莛僕而五世食福焉王明並受何疑之乎周政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是可以教汲者矣

六四

井之大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正曰井而大過有過於羸瓶者矣羸瓶射鮒井敝必修故疆界之辨溝洫之設明王之所致力也君子之於養人有過其事倍其力而猶為之者若井谷而甃之是也古者徹田徹田而後井之井久必敝敝必復修之修之不復而後以為阡陌魚胙以為

阡陌魚肚。而後量之。均之。執必不復。故先王之法。一故不修。必以所養人者害人。是則非井之過。而修井者之過也。故廢官舊職。先王之所審舉也。以為天廢而去之。必有人甌。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夫井改井之過。而不修井之過也。

九五

井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正曰。井而升。賢人得時。汔繙有功。夫當冰堅之候。澗谷互陰。水泉不鳴。而井獨以是薦其寒泉。使喪者有所得。惻者可以食。夫非汔繙之能。而誰乎。齊得夷吾於叔牙。秦得繇余於蹇叔。楚得叔敖於子文。皆非井之能。而繙之能也。伊訓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苟求俊彥。啓迪後人。夫後人之思俊彥。有若先王之勤者乎。故曰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是先王所為勞勸也。

上六

井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易象正

卷八

三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長大人。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正曰。井道之成。則莫如異矣。井之羸瓶。則不異之故也。下民之情。難於慮始。而可與樂成。井方渫而幕之。過者心惻。已汲而普之。行者共孚。故人主得一善人。行一善事。未嘗不與眾共其明福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從民所好。天下亦好之。從民所惡。天下亦惡之。三詩所稱。豈弟樂只。无不從民者。則井而異之謂也。

困與井。三陽之卦也。從於南政。蓋自夫姤萃升。離次而外。復依其常。所以別經緯之素也。又自咸恆損益而來。於是三舍。陰陽相從。各以其倫。困井之義。為物已極。而後

天地變化。帝王鼎革。又從此始矣。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是何義也。曰。是亦近於道者也。易之為君子慮也。憂以深。其於陰陽。常嗟其往復。若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益而不已。必決。是也。唐室之盛。至開元極矣。其為既。亦備古所希有。肅宗庚子。上皇既入西內。王寅遂崩。肅宗亦崩。李輔國遂弒張后。及越王係。代宗即位。輔國已死。然亦稱中書令。博陸王。自童貫以前。僅有之也。代宗初年。聽僕固懷恩之策。以河北諸州。付薛嵩。田承嗣。李懷儼。三賊帥。而河北遂以不復。自是節使留後。紛紛相授矣。癸卯初年。吐蕃入寇。即用播遷。元振夕放。朝恩晨舉。以為李郭之才。不及魚程者。而又使元載。剛揜其後。舍容八年。乃克一決。終代宗十四載之內。元聞焉。德宗庚申六月。遂築奉天城。以建元之歲。為尾遯。

之謀。諸節度漸尋于戈。不三年。朱滔田悅
 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朱泚迫長安。李希
 烈僭號。李懷光叛去。天子自奉天。再奔梁
 州。艱難崎嶇。而猶不知盧杞之奸。盧杞死
 而裴延齡用。白志貞竄。而竇文場霍鳴仙
 用。瓊林大盈散。而進奉宮市開。賴李晟馬
 燧之力。以克還都邑。於李泌陸贄之言。未
 有所省改也。困曰。有言不信。以徽纒為朱
 紱。疾藜為金車。雖與元詔書。亦何以信於
 天下。順宗嬰疾。死。足紀者。憲宗之朝。有李
 絳裴垪李藩諸賢。皆識大體。通時務。裴度
 繼之。廓清淮蔡。於是李師道奉表納質。王
 承宗復獻二州。曾不一年。驕侈生心。皇甫
 縛程异以市井俗吏。躡居中書。裴度屢疏
 而上。指為朋黨。唐之朋黨。皆自憲宗右縛
 异始也。而論者以為始於牛李對策。過矣。
 憲宗既崩。方鎮又亂。藩鎮之既。蓋自代宗
 初年。終於憲宗末。載而稍一蘇。裴度疏云。
 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
 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危哉。是言也。微裴
 公。必以是謾上。居功者矣。大人維心。有言
 不信。裴度亦有焉。庚午辛未。李懷光反。上
 奔梁州。是困井之中交也。以用序溯之。在
 漸歸之候。故睽家歸。漸大如萃。升與唐室
 相終始也。然則謂井困者何也。是體卦圖
 序也。下經之辨。四著乾坤。晉得遯夷。首之
 以咸。唐得姤萃。究之以困。至於鼎革。又自
 一限而唐祚訖。終然則憲宗之暴崩。死治
 之者乎。曰。當時不治之。則後世亦死得而
 治之也。

易象正卷八

